

历史这面镜子

李国文 / 著

玫瑰文丛

河南文艺出版社

历史这面镜子

李国文／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这面镜子/李国文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9

(玫瑰文丛)

ISBN 7-80623-161-7

I. 历… II. 李…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5798 号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30000 印数 1—4000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1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拾叶者言(代序)

银杏树,在南方很多,到了太寒冷的北方,就比较罕见了。

这种树,一名公孙树,那意思是说它的生长期很慢,也很长,通常是爷爷种下的树,要到孙子那一辈,才能结果。结的果子,叫做白果,因其外壳薄白而名。果肉色绿而糯,微苦,颇有不同一般的滋味。旧时,在上海,冬天,夜晚,常可听到有小贩叫卖“糖炒热白果”者,于小可盈握的炭炉上,炒一捧白果,热烘烘的剥来,在寒风中,塞入嘴中,也很有一点暖在心头之意。如今,在广东,这种白果肉,大都用来做菜了,食来也是相当清素别致的。

不过,长到这把年纪,看到过许多地方的许多银杏树,但树上挂着果实的,至今,却尚无眼福一睹,实在是很遗憾的。所以,便把对于树的兴趣,关注到银杏树叶上了。拾这种树的叶子,同人家集邮,集火花,集钱币一样,也是一件乐在其中的事情。因为,在所有树木中,独有银杏树叶,那造型,可算是独树一帜的。状似扇,形似贝,薄似纸,轻似羽,清盈飘逸,洁净雅致,形成一种很特别的风格。

在北京的香山脚下，就在双清别墅附近，有那么几株古老银杏，近些年来，又在左右空旷地上，栽种了一些，都还十分孱弱，尚不成林。不过，一到秋天，当满山黄栌红了起来的时候，这些银杏树，也飒飒地飘落满地黄叶，用另一种鲜艳，点缀着山光水色，也是怪有情调的。色彩总是配搭起来，要好看些，一色的红，或者一色的黄，就不免单调了些。站在山下，放眼看去，红中有黄，黄中有绿，于是，风景便格外好看了。

每年秋天，人们到香山去，无不志在红叶。但我，却总要拾几片银杏树叶，夹在书里，作书签用。而且，我到别处去，若见到银杏树叶，也有收集的兴趣，无非留在书册里，作一个小小的纪念。可能水土的关系吧？南方的银杏树叶，要阔大些；北方的，就小巧玲珑些了。树龄高的，叶片要肥厚些；小树新长，那自然由于气力不足，便叶薄色淡了。无论何处采来的银杏树叶，夹在书中的时间久了，叶子也就干了，原本那黄灿灿的落叶，变得浅灰，渐渐泛白，质地也愈来愈脆，不过，那神韵却依旧故我。

这片银杏叶，从此在书中的某一页与某篇文章相伴，也多了一丝斯文。

有时候，翻开书，未读文章，先读叶片，因为很容易就翻到夹着叶片的那一页，它马上就突现出来。于是，使你想起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在某地逗留的情景。

也许终究是一片树叶的缘故，它和别的收藏物比较起来，太平凡，太普通，也太不需要代价了。在大自然中，它算得上最微末的物事了，所以，它从来也不会扮演重要角色的。它在你的书页中，那种不想让你注

意,也不想让你不注意的自然而然的样子。其实,也含有一份做人之道的平实在内的。若是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平凡与普通,也就多了一点自知之明,便省得许多力不从心的烦恼。当然,也就有了尊严。

叶是一回事,但无数的叶,构成的树,则是另一回事。

所以,每到香山脚下,我常常想到生长在南国更适宜些的气候和土壤里的它们的同类,那才是真正意义的银杏树,那高大,那壮观,且不说。首先从观感上,那巍巍的声势,那宏大的气魄,那先声夺人的当仁不让精神,绝对是北方地带当配角的银杏树望尘莫及的。

我记得有一年,在山东泰安的岱庙里,见到两棵并肩立着的古银杏树,中间只隔着一条甬道,可谓形影不离数千年。两棵树高约几十米,树径也得两三人合抱,确是一副非凡模样。看到这两棵历经沧海桑田,阅遍人间变化的参天古树,同行的人,都膜拜之,仰视之,赞叹之,无法不肃然起敬。有人说,泰山为五岳之首,那么泰山下的这两棵银杏树,也许是最古老的了。

其实不然,这种称之为“活化石”的银杏树,在地球上的其他地区,从二叠纪以后就绝迹了。后来那里的银杏树,多半是唐代由日本人引种过去,再传到欧美等地的。但是我们中国土地上,得天独厚,保存下这特有的树种,几乎在中国的大部分地方,都有银杏树的踪迹。我记得我的老家江苏,在大一点的寺庙里,都长着这种高洁庄严的树,其树龄亦不输岱宗那两位巨人的。

银杏树给人的感觉,是疏朗端庄,是高标挺拔,但

它的叶片，却是明洁俏丽，优雅可人。这也是伟岸的人，和寻常的人，各有其不一般的特色了。伟岸者有其抱负，寻常人有自己的志趣，这世界所以美丽，就是有各各不同的追求和目标。假如我们都能懂得大自然中，没有两张绝对相同的叶片，那么对于拾叶者的启示，莫过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经营自己的天地了。

前不久，到广东韶关的南华寺，时值初冬，南方的季节要晚些，但那银杏树叶，也到枯黄坠落的日子。在香烟缭绕中，飘然而下，落地无声，随风而来，又随风而去，看着看着，也仿佛悟到了一点禅意。

这世界，这人类，不也就这样一季一季地更生不息吗？这无限之中，具体到每一个人，又是极有限的。因此，叶片不大，却总是应该记下它的一段时光。人也一样，不一定轰轰烈烈，但也会有自己一生中那碧绿碧绿的蓝天，那丝丝缕缕的云霞，那习习均匀的和风，那淅淅沥沥的细雨，那灿烂辉煌的日子里，曾与阳光共舞的回忆。去了，也就由它去了，但你留下了它呢，也就留住了。知识闻见的积累也好，生活中辛酸和愉悦的感受也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也好，平坦或颠簸的路途上跋涉的体会也好，都是应该珍惜，应该谨记的。那样的话，当你朝着未来时，就会觉得充实而有信心了。

这样，你拾起一片一片叶子的同时，也就觉得活着是多么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了。



目 录

拾叶者言(代序)	(1)
苏东坡戒诗	(1)
黄州好猪肉	(11)
文人的“雅努斯”现象	(19)
自审与自信	(30)
隐赋佳话	(36)
斯威夫特的箴言	(45)
左拉的逃亡	(53)
椰城寻旧	(63)
“好汉奸论”	(71)
嘴巴的功能	(84)
眼睛的功能	(92)
耳朵的功能	(100)
谎话大师	(109)
犹太之悔	(114)
小人礼赞	(124)
读“且介亭”	(134)
嚼苍蝇的感觉	(138)
首级	(142)



美人计	(145)
历史这面镜子	(148)
酒不醉人	(153)
猫不拿耗子	(158)
自强之道	(162)
学步邯郸客	(165)
释“乱讲”	(168)
怎样吹自己	(176)
沃土不材	(183)
名士风度	(186)
“.....”	(189)
犯傻记	(194)
说梦	(199)
偶感	(205)
宰予的启示	(208)
说老	(212)
“不娶少妇”	(215)
茶趣	(223)
茶的精神	(227)
说粥	(231)



攀死食河豚	(236)
心宽即福	(240)
弥勒的肚量	(245)
千手千目的启示	(248)
质疑“蜡烛包”	(251)
谈谈名片	(255)
万金油	(259)
筛酒考	(264)
何为“匱”?	(268)
胡同之死	(271)
“金字塔”和“十字架”	(276)
从哈渥斯到多赛特	(280)
金圣叹腰斩《水浒传》	(284)
哀王伦	(288)
读茅公“五卅”文章	(292)
小说的小	(298)
文学与豆腐	(302)
论风格	(305)
诗人的灵魂	(309)
论“攢”	(312)



想像力的竞赛	(316)
从家永三郎胜诉说起	(320)
鲁迅先生的书账	(324)
书事忆旧	(328)
书肆难寻	(334)



苏东坡戒诗

有戒烟者,有戒酒者,当然更有戒毒者,都因沉湎其中,深受其害,而苦于不能自拔,才有戒之一说。

然而,戒诗,则似是闻所未闻。诗是天籁,诗是灵感,诗是真情的流露和思想的升华,诗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的音乐,为什么要戒呢?岂非太荒唐可笑了么?

然而,在一部中国文学史中,独独有这样一个例外,那就是宋代的苏轼。这位大诗人,就因为吃了他自己写的诗的苦头,他的家人,他的弟弟苏辙,他的老前辈文彦博,都奉劝他戒诗,不要再为诗惹无妄之灾了。他在《次韵答邦直子由四首》里写到:“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却须吞。”句下自注:“邦直屡以此为戒。”他的一位至交,就是擅画竹的文与可,得知他从开封到杭州来做官,送了他一首诗,其中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句,也是提醒他切莫作诗了。由此可以看到苏轼的朋友们,都不愿他再为诗而身陷纒继了。

中国有文字狱的历史,却也早了,通常都是皇帝才起劲



做这种事情。但苏东坡这次入狱,虽因文字起,倒不是皇帝要整他,而是皇帝身边的人不放过他;相反,皇帝本人,甚至皇帝的母亲,还在为他大说好话的一次奇特的文字狱例。这和莎士比亚时代的宫廷审查官,对他的剧本挑剔备至一样,甚至在被枪毙了的剧本手稿上,写上“小心自己脑袋”诸如此类警告他的话。与宋神宗相似,伊丽莎白女王和继位的詹姆士一世,却对这位剧作家倒相当宽容,优礼有加,那位来自苏格兰的瘸腿国王,还曾因《麦克白》的成功演出,给了他三十镑赏金。那时的英镑,可比今天值钱多了。苏轼虽然无此好运,但最后,宋神宗还是没有按照御史的意见杀他的头,而是从轻发落,把他滴放黄州,自然也是皇恩浩荡的事。如果这位皇上一时糊涂,对臣下上报的处置意见,随随便便画了个圈的话,那我们今天,就怕读不到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了。

回忆这一段多少有点类似的东西方历史事实,是饶有兴味的。应该看到,英国的这两位君主,是有相当艺术修养的,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鉴赏力很高的女人,像《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这出喜剧,某种程度上说,是她启迪莎士比亚写成的。相比之下,她手下的只会威胁杀头的宫廷审查官,就是一群饭桶了。而坚持变法的宋神宗,也是个比较有头脑的皇帝,所以,他比臣下高明,把这个案子由御史处理改由内廷更亲信的人责办,这才使莎士比亚和苏东坡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巨人。

多亏南宋的陆游,还有一位朋九万,因为当时的中央政府,各部衙门,从开封逃到临安,好多官方文档资料散落人间,他得以从内档中,整理出版了一本“乌台诗案”,使我们知道这宗迫害大师的史实。这书中收录了苏轼被捕入狱的



全部文件,包括审讯记录,口供和所谓的诗文证据。也看到那些反对他的政客,智商是如何的低。而越是智商低的人,一旦有权,整起智商比他高的人,是越发的起劲。但惟其脑细胞缺乏,才有种种低劣的发难,愚蠢的中伤,笨拙的攻讦,和没有多少水平的责词。他们兴高采烈地抓住了他诗中的两句话:“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和其他一些叙述民众苦难的诗,以及奏章里的只言片字,告到了宋神宗那儿去,控他一个大逆不道。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有什么罪比反对皇帝的罪还大呢?别看这些人智商极低,但在关键时刻整人,并一下子上纲到极限,又显得很有天才。“龙就是陛下您啊,蛰龙,就是恶毒攻击陛下您已经入土为安了呀……”这时,既要有慷慨激昂和满腔义愤,还要有眼泪鼻涕和满脸忠诚。所以,无限上纲和隐射法,努力往皇帝身上牵强附会过去,便是所有低能儿用来打倒对手的有效套路。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的皇帝在文化素质上,要高于他朝。赵姓皇帝对于文化人的使用,信任,提拔,尊重,也比他朝要好得多。像范仲淹、晏殊、司马光、文彦博、欧阳修、曾巩、梅圣俞,包括王安石和苏轼的弟弟苏辙,直到南宋末年的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等等,都做了很大的官,而且都是诗文大家。在中国当皇帝的几百人之中,曹操是算得上一位真正的帝王级作家,和他差不多等级的南唐中宗和后主,应该是懂得作家和创作规律的皇帝,但他们也不能像宋朝皇帝那样给作家这么高度的信任。神宗甚至把王安石请出来当他的当朝宰相,这在别朝别代,绝不可能的事情。皇帝高看作家者不是没有,不过绝大多数是当个消闲解闷的玩意儿罢了,不会在政治上多么重用的。南朝的谢灵运就是



一个例子,皇帝对他亲近,不过想同他谈谈诗文而已,但他却想染指权力,结果,皇上一不开心,就把他给杀了。所以,像宋朝这样起用文人,予以政治上的使用,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很罕见的文化现象,确实是值得研究的。

这位宋神宗,接仁宗位后,一方面,支持新派王安石的变法,很想发奋图强一番,来扭转积弱之势。一方面,也很欣赏保守派苏轼的才华,表明了一个皇帝的文化品位,决定了他对待作家和作品的态度,以及做法。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懂得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是有人打个小报告,马上就要作家好看的主子。赵项每次读到苏轼奏章的文采处,便对臣下赞不绝口。读到他反映民间疾苦的词章,连吃饭都不香的,可见是怎样打动他了。

他当然不能相信这个诗人会反对朝廷,用诗文来诽谤他。但是,现在控制朝政大权的那班官员,很害怕苏轼从地方回到开封的中央政府里来做事。只要他回来,就必然得到皇帝的重用,就必然要妨碍他们,使他们失去部分权力。存在这样的危机感,必然要抱成团地置苏轼于死地了。于是,告密他反对皇帝,便是让他在眼前消失的最佳之计,这也是历来一部分文人求诸最高权力,来收拾同行的简直可以说是无师自通的绝妙手段。

所以,在皇帝的周围,一旦有一批这样的小人,而且他们又联合起来,那也是很能左右局面,甚至左右皇帝的一股可怕势力。他们“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凌厉攻势,竟使得宋神宗也无法不按照他们的意见,把苏轼抓起来押解京师审问。曾参的母亲,听到有人告诉她儿子杀人的信息,一次,不信,二次,还不信,到了第三次,她不得不信了,在纺车



上坐不住了。赵项是皇帝,但也是人,人是很容易被重复灌输的信息,而改变观点的,至此,能不将信将疑吗?

苏轼在写给这位文彦博的一封信里,说起过他家人对他写诗而受牵连的恨绝心情,读来令人心酸。“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若此。’悉取焚之。”所以,他的家人不希望他写诗,“你可别再写诗了,拜托你了!”要他戒掉写诗的“毛病”,也是很自然的了。“要是你不写诗,哪会来抄家呢?”看起来,“抄家”一法,倒是早已有之的老古董了。其目的无非一是收集罪证,二是掠夺财富,三是打倒威风。对苏东坡这个一介书生来讲,一无油水二无威权,不过想从他的诗文里,再多找些证据,可致他于死命罢了。

社会公众对于天才,从来就是两途,一种是希望他成为巨人,一种则是努力把他践踏,化为乌有,而无其他。就在他被逮捕,被拘留,被审判的时候,杭州城里的老百姓,专门为他做了一场法事,祷祝平安。当他关在牢房里,狱卒敢替他把写好的诗,偷偷传递出来,可见真正的作家,即使在最阴暗的日子里,也不会孤独的。哪怕一些作品狗屁+卑鄙小人式的作家,动用全部花花肠子,想出一切办法,费尽吃奶力气,来整苏东坡的话,也不是所有同行都会跟他站在一条战线雪上加霜的。甘心为狗的作家,为虎作伥的作家,不是没有,但这种败类在作家队伍中终属少数,大部分作家的良知,还是有黑白是非的判断,他也许会沉默,但绝不苟从,更不会阿附。

几百年后,我们重读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中这几句话:

“取读轼(即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是多么让人感动啊!从这里我们不但看到前辈的礼让之情,爱重之心,击节赞赏之意,而且,还看到一种保护精神。前辈司马光在苏轼出守钱塘,临行来向老先生辞行的时候,“公曰:‘愿君至杭少作诗,恐为不相喜者诬谤。’再三言之。”这番叮咛,言外之意,劝他别再为诗惹祸了,难道不是爱护他吗?另一位资深政治家,也是文人的文彦博,同样劝他戒诗,虽是不得已言之,但其好意,无非让他以后在诗文里,切记不要再授人以柄,再倒霉了。这些政治家,久经宦海,深知苏轼的对手,抓不住他别的把柄,自然要从他的诗文中找碴挑毛病,置他于死地的。

但那些深文周纳,无所不用其极的文化小人,出于对才华的嫉妒,出于对巨人的畏惧,也出于一种职业打手的本能,必然要使出决非常人所能防范的卑污手段。而对付作家,最有效的一手,就是从字里行间,望文生义,找出破绽,然后,牵强附会,无限上纲。在封建社会里,骂皇上是最大逆不道的,所以,也就从这里向苏轼开刀了。

由于这些无耻文人,更多是不学无术之徒,他们深知要在艺术上和大师较量出一个高低的话,是很费力气的。就不如用告密的办法来得快捷了,只消在皇帝耳朵旁嚼嚼舌头根子,或者在奏折里诬陷一笔,或者递一份无头帖子,也就是匿名信什么的,或者说与番邦有蛛丝马迹之嫌,等等等等。于是,对手给抓起来,关起来,天下就剩下他,那他就不就老子天下第一了吗?

而真正的作家,被存心挑碴的小人抓住把柄的机会,简直比比皆是。从古至今有几个文学家是关在自己的象牙之塔里,对世事不闻不问呢?尤其苏东坡是位十分关心民瘼